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三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一

前集

古番貢士如軒蘇 應龍雨夫編類

人倫門

君臣父子

惠慈忠孝君臣父子之高行

管子解勢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懈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已解則不得故曰山高不崩則祈羊至矣

君寬裕親慈仁臣忠子孝猶淵深而沈玉至

管子淵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苟伎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玉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君親臣子有四大失雖有小善不得為賢

管子嗣嗣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隄奚有於高

君親臣子有四高行雖有小過不為不肖

管子嗣嗣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

義合者鴻惠則相棄天屬者鴻惠而益親

莊子山孔子問子桑季子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所主患親交益疎徒交益散何與子桑季子曰姓桑名季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姓林名回負赤子而趨或曰為聲其布與也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謂其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謂以資此以天屬也謂親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弃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不泊於利小人之交甘若醴惟利是務君子淡以親淡則親密小人甘以絕利不可常彼無故以合者無事故而自投則無故以離必不能以時而絕彼無故以合者無事故而自投則無故以離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持也於前其愛益加進也並句解

聖人大防人倫六者之亂

聾瞶子道聾瞶子曰君臣亂則觸擾生父子亂則悖逆成兄弟亂則離間與朋友亂則黨與傾長幼亂則和順喪夫婦亂則義愛亡此六者故聖人大為之防

父兄

父兄必詔其子弟

莊子盜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於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非能教也立竊為先生羞之立請為先生往說始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

子弟苟無父兄之教則無所知

淮南子繡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櫛漏屋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

門專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父兄教愛子弟之道

子家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父兄之教愛子弟可用此道

子弟父兄可相有不可相無

子家子家無賢子弟則父兄不聞正論家無賢父兄則子弟不聞正論



橋者父道梓者子道

說苑建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尚書大傳棟焉實而仰尚書大傳見焉實

高而高然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尚書大傳見梓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父之於子在乎早教

說苑建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

不可溺於小慈

子家子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父賢子愚

孔叢子居子思在齊齊尹文子文子書三卷行于世生子不類怒而

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
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鈞
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
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
也言賢父之有賢子乃道之常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
無言文留妻矣

父子貴乎皆善

揚子肆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同類曰石奮
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
乎曰堯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李由不知其父

孔叢子隸士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丁藝
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
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

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
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
皆以為葬問即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
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得孔子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
山孔子疑其父墓與母合而得孔子孔子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
人觀之合葬於防觀孔子父墓然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孔子武後名城
後往合葬於防觀孔子父墓然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孔子武後名城
年五十七一子慎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
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謬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
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
為令尹事觀今李由可則寵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
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
臣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
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遺腹子不思其父

淮南子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

母

敬姜不哭文伯

孔叢子說公父文伯死公父文伯魯大夫李悼子之名也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其母相室諫之相室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亦見家語國語一書意同文小異

情通於適不通於繼

淮南子 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燕慈母喻於荆情相往來也

子過於母

淮南子真今以涅也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過其母而無能復化已

事親

大杖則當逃

家語本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父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接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而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丞丞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殛而不避殛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又見說苑

父母不行中道則當諫

曾子事父母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忠愛而敬之父母若行中道則從若不行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曰已出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

難事之親須當盡孝

荀子對勞苦彫萃無窮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置此之謂也

事親不可使怒形於顏色

說苑建本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子之事父凡親之所安子皆供之

說苑建本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

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財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

事親如事天

家語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

孝子愛日

揚子孝至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養親

養親當及其時

家語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雍鎌帶素櫛哭者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立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立吾子曰吾有三失

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立吾
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
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
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
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說苑作則孔子曰
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說苑

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

莊子謂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
千鍾不泊吾心悲泊及也小爾雅云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
可謂無所縣音玄其罪乎觀無係曰既已縣矣係
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
虻相過乎前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無係則不以貴賤經
哀樂於其間哉和怡暢盡色養之宜而已司馬彪云觀雀
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鶴取大小相懸以前三釜
之多少

養親以適不問其具

同前段

養親當終始如一

傳子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多飢少因為孝子

敬養以父為難

曾子大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
父為難父可能也率為難

公西華之養也以和曾參之養也以敬

淮南子齊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與朋友曾參之養
親也若事嚴主列君事親其敬多



子路願負米而不可

家語致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
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一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又見說苑涉道勿若過隙之下更有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四句餘同更不重出

孝親節目

曾子本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庫亦不馮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慈不在尤違之中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與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竣命不與險行以僥倖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惑為父母憂險途隘巷求不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尊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喜不敢忘三德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祀則蒞之以敬如此成而於孝子也

養親未足以為孝

曾子大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謂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

身者親之遺體不敢不敬

曾子大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

全父母之遺體是之謂孝

曾子大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

故君子跬步不敢忘也今余忘夫孝之道矣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失父母之遺體行殆也是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

孝可達之天下

曾子大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天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行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之而放諸東海而準推之放諸西海而準推之放諸南海而準推之放諸北海而準推之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善事父母謂之孝

亢倉子道訓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疑其相去遠也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窮於本始謂之道能通生萬物

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誠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不性壽壽性者剛柔之質其功至寶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聆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雖曲成萬類之主宰莫見其朕故字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敬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暴懼而無怨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駭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史記補舜父瞽叟與無母弟皆欲殺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孔旁出舜身入深層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匿孔出是其事也千特天以休美之德震動舜心神明赫然令其免害及出之後事父弥謹舜知其聖歷試諸難後乃禪其位焉養去声

王之為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音人曰茲日安否如何詩入奄宮中在曰安太子温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謂侍者世太子必眎寒暖之節食下必知善羞所進然後退知所食之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疾故太子肅冠衣冠而齋齋者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枝護目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也必親嘗之嘗饌善謂君嘗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怡悅也謂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怡悅也謂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推詩大雅也陟升也帝天也左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贊佐也文王事紂為不能害謂見礼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舜文以孝而有天下

同前

孝子從義不從父

荀子舒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接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礼不妄動也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二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

孝莫大於寧親

揚子至孝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神馬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之

孝兼百行

揚子至孝孝至矣一言而該司馬光曰至德聖人不加焉同馬光

之德无以加於孝

但樂生育之俗而不能充孝養之俗不得謂之俗

揚子至孝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宋咸曰正文當云万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於万物而万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李軌曰裕父母之裕足也言万物取資於天地不取足於万物也裕父母之裕不裕矣咸曰父母雖為子天地無俟其報与天地異也故親以夫但樂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万物之裕則不為裕矣

文甲子侍母病目不交睫

中說謂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并

伯俞泣杖

說苑建伯俞有過其母答之泣其母曰他日答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於母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忠孝

子從父命不可言孝臣從君命不可言貞

家語三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二卿股肱之臣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也相邑宰外者故有五入焉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交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又見荀子子道篇

孝不諛忠不諂

莊子天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規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忠孝遇變而後顯

慎子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國

子死父臣死君皆由中出

淮南子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其非正為也人之甘其德樂樂而為之臣之甘其非正為也死君之甘其德樂樂而為之臣之甘其非正為也而也而也往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

忠孝不並行

韓非子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罰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申鳴為君之忠臣則不得為父之孝子

說死節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

淮南子卷一

十三

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二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夫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曰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獲梓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自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忠孝 反

行不以親為本治不以官為主

管子

法禁脩行則不以親為本

治事則不以官為主

母能進母功者聖王之禁也

孝衰於妻子忠衰於富足

管子

言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

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則不然賢者有始有卒也

忠孝不修他善無取

劉子

言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其猶玉屑盈

匣不可琢為璋璋則絲滿篋不可織為綺綾雖多亦奚以為也

敬長

見長者必盡其辭

家語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五尺不能

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為長者負

曾子君子之為人弟也行則為人負

注

禱尼立而生孔子

家語

本姓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

之禍而奔魯方叔生伯夏伯夏生梁叔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

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

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敝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

先聖王之裔令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性嚴

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

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

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立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立字仲尼

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榮君賜而名子曰鯉

家語謂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梁鱣不出妻而有子

家語子解 梁鱣年二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教子

曾子殺彘教子以信

韓非子外儲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汝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愛子必教

韓非子說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

至要無如教子

子家子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教子有五

子家子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子孫

子孫之賢非由祖父

揚子種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吳秘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茂良平勃皆十二歲豈甘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詞祖孫父必相類

子家

養子弟如養芝蘭

子家子養子弟如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子弟不可觀利

子家子人家子弟惟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利

不以賢不肖為子弟憂而以貧富貴賤為子弟憂

子家子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邪

聘女

孔文子使太叔出妻而娶已女

家語論正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力疾娶於歸季子朝出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婢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

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

洪子第一

十六

宗族

宗義無絕

孔叢子離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平者人曰在禮當免言當為免免當年不平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平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季孫康伯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國子諸侯也大夫之子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昆以繼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姓氏

宗祖廢而姓氏離

中說 子曰宗祖廢而姓氏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相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也

名字

朋友廢而名字亂同前

一卷終

新刊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

人倫門

婦德

婦德大槩

家語命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養其男女長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二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始言不終事人也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義也閫外之非義也無儀禮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

文伯之母紡績不解

家語論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

者王后親織玄紵紵冠也公侯之夫人加之紵冠也命婦成祭服夫事丞而獻功男之妻也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秋而成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夫妻

女有五不取七出三不去

家語命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不順也亂家子者謂其不順也有刑人子者謂其不順也有惡疾子者謂其不順也喪父長子者謂其不順也淫僻者謂其不順也嫉妬者謂其不順也惡疾者謂其不順也多口舌者謂其不順也盜者謂其不順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

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曾參以不用命出妻

家語子耕二曾參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藜蒸不熟出之人曰非
七出也參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

妻子為身之衛

子家子妻子所以為身之衛也可不知所欽重

妬妻不難破家

申子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眾妻皆亂一臣
專國郡臣皆蔽

男女有別

文伯母為有別

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公父穆伯之妻敬季康子之從祖叔母
也也與之言皆不踰國也與之言皆不踰國也

魯伯之與敬妻先所不受徹俎不宴受禮祭主獻賓一獻主人不
也與之言皆不踰國也與之言皆不踰國也

曾男子將以其不可享下惠之可

家語齊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
釐婦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而何
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
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
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
不可享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
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密康公以三女亡國

國語謂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子伊喜也涇水有各康公密國之君也三女奔之奔不由謀氏也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粲美也王田不敢群不終公行下眾公諸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至滅密密公在定陰

三季王以女戎亡國

國語謂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其賦也賦也女戎言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有施喜其姓之國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憂此此功也伊尹功也夏妹喜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蘇也姓之國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賢也自賢也

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有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之嬖也虢石甫之嬖也也而太子宜臼相弑而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鄙人召西戎以伐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申人又增其寵申人又增其寵夫也夫也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三季王亦不可乎

戎王以女樂而亡

說苑辨秦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蹠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

利以亡其國

毀廉者色

說苑 毀廉者莫甚於色

醜婦

齊王得無益而國復安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益女其爲人也曰頭深目長
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
所容入術嫁不售流奔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
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
除願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乃置酒於漸臺
左右聞之莫不拑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
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
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
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益女對曰無有直竊

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良父曰竊嘗善隱王曰隱固
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
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
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
遂聞命無益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
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
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
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
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
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夜續朝女
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
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
然而歎曰痛乎無益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
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

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塩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論相

董叔欲為繫援故不慮范氏之富而娶之

曰語謂董叔董叔村娶於范氏董叔晉大夫范叔向曰范氏富蓋已乎范氏富必繫必曰欲為繫援焉欲繫也他日董祁歿於范也獻子祁之妻也曰不吾敬也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請乎叔向曰繫既繫矣求援既援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齊景公以子妻吳

說苑難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于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奔毒於人則不靜

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婚不以財為禮

中說君子曰軒軒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昏嫁必具六禮采微謂名納言納曰斯道也今亡矣二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王通昏嫁必具六禮

同前

婚嫁不宜早妾媵不宜多

中說魏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也妾媵無數教人以乱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君節

國無二王

國語晉吳晉爭長未成晉使復命曰今君掩玉東海以溢名聞天子掩蓋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論禮防雖短不可踰也况

蚤荆則何有於周室言其無姓而曰勝號况於蚤夫命主有命
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主受錫圭之策命周禮伯執諸侯是以
敢辭事不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以干其
不祥干犯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
會幕帳吳公先軟晉疾亞之

天子尊無上形至沃心至喻

荀子子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齊也四海之內無客
礼告無適也適為適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
詔詔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
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為志無所詘
形無所勞尊無上矣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

老子根昔之得一者一無為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天下為正正信

王得故能其致之致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
恐發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顛覆

自甲

齊疎同姓以自甲

子華子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甲柰何子華子曰夫
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甲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
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
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
自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戟而能
戰非公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
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
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
也齊將甲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

以夫鉤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為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為准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賈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軍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人之所以能群者以分

荀子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信義相和也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自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禮也君者善群也善也使人

古人所以為之文章聲樂玉食之盛所以等異君臣上下之分非侈汰也

荀子臨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當為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勞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志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謂之琢木謂此順世言不違其志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謂之琢木謂

諸侯內官不過九御九御九卿也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也九卿居內
外有九室九室九卿也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
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六色也章采色之文章也死之服以臨
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也今天降禍災於
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天子稱九州之長而
班先王之六物以賞私德物謂賚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
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行玉佩也君臣尊
甲冑甲冑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
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
顯用於而縮弘取備物屬也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於
裔土何辭之有裔土何復陳辨之有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
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
將自至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示天下其若先王與百
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墜焉余能知之所不

名分

周不能制秦之僭擬卒為所吞

揚子鍾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公始列為諸侯卒吞天下而起
魯無以制乎宋咸曰報周報王也言秦自襄公始吞諸侯而并天下蓋
非一朝一夕之故何報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成曰庸
天子用禮節以制取節莫差於僭成曰言九等之禮各有序不
五等者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成曰言九等之禮各有序不
僭莫僭於祭成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文
宣靈其兆也已見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音止文
宣靈宗興無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昨
靈公作止時祭黃帝下時祭青帝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
侵攘肌及骨報獨何以制秦乎

所存者號

中說 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

正名

孔子正假馬之名

新序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
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
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家語註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
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
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
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虛名亦不可以借人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居
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乃自更
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福虛名不以借人况

實事乎

君道

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下爭事則制於有司

文子上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
爭事則制於有司魚不可失水道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
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
則智曰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
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
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
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
解非奢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
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與馬逐走筋絕不能
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求之無御
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

立而無好也有為則議有好如諛議即不奪諛則可誘誘其
經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特國故善建者不按言建之無形
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夫為上者常能制人不為人所制不為
化神中欲不出謂之宿外邪不入謂之閉中宿外閉何事不節
外閉中宿何事不成中宿外閉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有用之而
有為之有用則為川也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
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其言
已而

智能聰明在臣下

管子曰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
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人
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
姬曰一本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

君人大節

荀子註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
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
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
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
焉一入焉謂一得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君道在於善群

荀子謂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群者何也曰
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
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
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不
能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
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
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
盜賊除奸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

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躬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珍備是術也聖王則術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糜費之用大夫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奸恠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備矣故曰治則術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王道利明不利幽

荀子經世俗之為說者曰王道利周是不然周密也謂隱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也別也下知所上端誠則下愿慈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不險曲也故王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王道明則下安安則知所安也王道幽則不危不知所以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

為君必真有以利天下而後天下相率以厚奉其君荀子臨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謂為也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謂其死也覆蓋也厚恩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也

若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謂可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
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
切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
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母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
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
之此之謂也令之世而不然厚力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
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此不若知有
又持望伺許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棄弊之倚德其事擊率其
其詳顛倒反覆也棄及也弊敗也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莫半
也橫行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
城以謂以城降人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
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甚此之謂世

君道

無道之君

管子稱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
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言其止也謂止讒賊有家不治借人為屬
言自不能理其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聞之其辟若野獸無所朝
處相野獸各之意為生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
狂狂不善惡也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
於博塞戲其工督誅其良臣教其婦女獠獵畢戈暴渴諸夢地
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隳刑罰則烈言其法或之政無記
內削其民以為攻伐辟猶漏金豈能無竭此豈可謂君者矣
之君矣

君德

清明

虛一而靜謂之清明

荀子解虛一而靜謂之清明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於
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黜經緯天地而於

官万物制割天地而宇宙裏矣任當為分官謂不失其

雖微必見是之謂明

揚子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同焉明曰曰微而見
之明其諄切乎吳秘曰微已察之聰明其至矣乎
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占人君得之為堯為不聰實無耳也
辨以夫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者莫尚於此

雖遠必見

揚子纏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五不為為明君

管子法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
法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
愛於民

鑑明塵垢不能理

淮南子慎鑑明者塵垢不能理神清者嗜欲不能亂

明

用晦而明

文子明真人眇於冥冥聽於無聲具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
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明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
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晦可欺明不可欺

韓非子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
取也

明察

小察必傷大明

劉子勸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統情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
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有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
不見天俯而拾蠶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蠶
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

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其必無遺志慮度亦可知也
監察姦之府

中說闕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
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同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
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

明斷

明斷必獨

管子謂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
管而即定故曰營壘

斷決不可一委之人

韓非子謂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
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
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
寵人矣

不敏

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

管子謂桓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
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則田莫不見禽而後
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轉於田故彼者軒
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
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
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汗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姪有不嫁者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
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
不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公曰善

臣制

人君失勢則制於臣下

管子謂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

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
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
孝父不能服也無如故春秋之記而讞侯之用史也臣有弑
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

主勢不重則賞不行罰不威

荀子曰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
不足以管也下也不威不彊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
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銅鼓琢刻鏤
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
後眾人徒備官職漸進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
類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皆在于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
畏懼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

持之得道則安榮失道則危辱

荀子曰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

積善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
如無國而有也及其甚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潘宋獻是也

利器不可示人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權道也治

罪當決於吏權當斷於君

管子曰權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

褒姒來歷

國語曰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檠弧
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於路府
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此人也收以奔褒
若又取也此入賣強服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為乎信訓語有之

周書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褒人褒君而言曰余德之二君也也先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也止留卜請其祭而藏之吉祭龍所生朱已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之精氣也龍亡而祭在續而藏之續續傳郊之傳祭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續續傳郊之傳祭及使婦人不悼而謀之續續傳郊之傳祭及未既續續傳郊之傳祭及而遭續續傳郊之傳祭及之續續傳郊之傳祭及既續續傳郊之傳祭及而孕續續傳郊之傳祭及當宣王時而生續續傳郊之傳祭及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人褒灼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續續傳郊之傳祭及王遂置之續續傳郊之傳祭及而續續傳郊之傳祭及使續續傳郊之傳祭及守續續傳郊之傳祭及

楚莊因樊姬一言退虞丘子而進孫叔敖

新序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



